

奇正十三劍



九

江百生沉思了一会，缓缓道：“苦行大师一时不会有危险！”说完他喘了口气，抬头忧虑地望着天空。

白剑翎也抬起头，望着天空上飘过的白云，这些事都是刻不容缓的，但是江玉羽，她的病该怎么办呢？

他想着向江玉羽望去。

江玉羽似乎知道他心中所想的是什麼，她向白剑翎微微一笑。

江百生叹了口气，向甘铁心道：“甘兄，我看我们只有再见了！”

甘铁心沉思了一会道：“江兄，我甘铁心自知去了也是碍手碍脚，但送送你们倒还成，你们要去就由我这老头子驾船送你们去！”

江百生素知甘铁心水上功夫天下第一，闻言喜道：“那么就有劳甘兄了！”

甘铁心笑道：“江兄太客气了！”

说完他回头向蓬莱仙子附耳说了几句话，蓬莱仙子点了点头，他又向石英道：“英儿，你就留在这里不要去了！”

石英搓了搓手道：“师父！”

甘铁心道：“我要你师母带你和朱姑娘去峨嵋！”

石英闻言面上红了红，默然无言。

朱翠风也只有红着脸低头不语。

甘铁心向江百生道：“江兄！我们就启程出发吧！”

江百生点了点头，向蓬莱仙子道：“大嫂再见了！”说着五人便出石白湖向赤风岛出发。

大海之中，一叶扁舟向前飞驶着，海面上平静得些许微风都没

有。

甘铁心凝立船尾，一手扶船，一手飞快的运桨，双眼忧虑的望着天空。

江百生站在他身旁，望着近旁平静的水面，偶尔则脸望着船首三人在那儿窃窃私语，面上不时泛起微笑。

他突然一瞥眼望见甘铁心面上的愁容，不由向甘铁心问道：“甘兄你有什么心事吗？”

甘铁心道：“飓风就要来了！不知是否能避过！”

江百生心中微惊，抬头自天空望去，只见太阳周围现出一轮轮日晕，忽大忽小，颜色也在变幻着。

他呆了一呆，心想这如何是好？那赤风岛大约还要三四个时辰，而这一场飓风转瞬即至，自己倒没有关系，但江玉羽虽然习过沧海一粟的身法，和一些内功，但究竟不行，她和石小青两人怎么办呢？

正在寻思之间，天空远处一片黑云急如奔马般的飞了过来。

紧跟着，无数的乌云，和发出啸声的狂风急吹了过来。

甘铁心面色一变，一手截断身边巨缆，巨帆哗——地一声落了下来。

白剑翎乍闻一声，一扭头，大吃一惊，他一拉江玉羽和石小青，往船中央跃去。

甘铁心一扳尾舵，小船一转，迎着飓风向前冲去。

面前波涛接天，一阵阵惊天巨浪袭来，石小青和江玉羽二人抓紧了桅樯，江百生凝立在船中心，双手扶住石小青和江玉羽二人。

白剑翎默默使出雷音神功，将小船压得平稳的躺在水面上。

甘铁心见小船平稳，心中大放，奋力摇桨，小船如飞一般在浪花中向前飞进。

迎面飞来的巨浪一阵阵的击在五人身。白剑翎双目缓缓闭上，雷音神功全力施出，浪花被逼开，离开小船还有三尺就纷纷向四外飞溅四散。

其余四人都惊异的望着白剑翎，想不到白剑翎的武功竟如此出神入化。

小船向前急驰半个多时辰，飓风才过，甘铁心额上已出现汗迹，他放下桨，连喘了两口气。

白剑翎睁开双眼，五人身上，唯独他一人身上滴水不沾，他还好象没事一般。

甘铁心叹了口气，道：“白少侠，今日始睹神功，一代新人换旧人，看样子我早该退休了！”

白剑翎笑道：“前辈见笑！”

江百生见了不由心中暗喜，见白剑翎凝立当地，衣袂飘拂，直似神仙中人，他心道，有婿如此，复何憾哉！但不知他遇见了铁仙和列缺客后胜负如何！

过了一会，甘铁心掉转船头，拉起帆，扬帆而前，向赤风风岛驶去。

这次船借风势，不多时就到了赤风岛。

江百生领先，一行五人一起登岸，向岛上走去。

白剑翎举目四望，见岛上一片赤风，上面一棵花草都看不见，正好和百花洲恰恰相反。

五人向前走去，转过一座山崖，面前呈现出一片乱石堆，远远的看见四个人盘膝团坐在乱石之中。

白剑翎早看出赤风和寒雪也在其中，不用说其余二人定是银花及冷月了。

五人向前去，四人一动不动，还是坐在当地。

走至四人身旁，赤风发言道：“江百生，你来了！”

江百生用眼扫了一眼四人道：“你们四人准备好了吗？”

赤风四人早有商量，自知困住江百生很容易，但是要他葬身在其中可不是易事，心想先激怒他，再让他进入风寒雪月阵中。

寒雪冷笑向江百生道：“江百生，你后事准备好了吗？”

江百生冷笑道：“我倒没准备好，但已替四位买好了四付棺材！”

寒雪隐隐一笑，道：“你现在还没有进阵，你有什么遗言先对你女儿说了吧！”

江百生压住胸中怒火，冷笑了两声道：“风花雪月不过是下三

流的人物，风寒雪月阵更不足为奇，焉能困住我江百生生！”

赤风双目忽睁，怒视着江百生。

寒雪眼角微瞥，赤风心中醒悟，又闭上双眼。

寒雪冷冷一笑，道：“可惜的是雪影掠波今日就将葬身在下三流的人用不足为奇的风花雪月阵中！”

江百生怒火中烧，身形一闪，落在风寒雪月阵中，四人正要出手。

突然一阵大笑声，沧海老人和南紫球一起飞落。

沧海老人大笑道：“适才遇到飓风，迟来了一步，诸位恕罪！”

赤风一见是他，脑中毒计突起，笑了笑道：“原来是南兄，南兄今日来得正好，可以一见以轻功身法睥睨天下雪影掠波江百生！”

沧海老人一听，抬眼望了望江百生，江百生只向他道：“南兄你好！”他面上虽没有表示，但心中着实不高兴，他以沧海一粟的轻功身法成名天下，连苦行大师不看在眼里，今日赤风他们的面赞江百生，江百生明知他以沧海一粟的身法成名天下，但竟也不谦虚两句。

他大笑道：“江兄，一别十载，江兄武功可精进了！”

江百生笑了笑：“也没什么，只是为了儿女辈的事罢了！”

沧海老人一瞥眼看见白剑翎，他大笑着向白剑翎问道：“你还认得我吗？”

白剑翎上前躬身道：“白剑翎拜见前辈！”

沧海老人瞟了江玉羽一眼，本来江玉羽是江百生的女儿，他对苦行大师非常佩服，又素知江百生雪影掠波成名武林，因此将他沧海一粟的身法传给了江玉羽，藉此可以表示他的武功。

但如今他知他自己的女儿对白剑翎也有倾慕之心，而江玉羽也确实有些地方远胜南紫珠，心中不由微有些妒忌之心。

江百生一看见江玉羽，想起江玉羽曾经告诉他沧海老人曾将沧海一粟的轻功身法传她，他笑着向沧海老人道：“小女江玉羽受南兄栽培，我应谢谢南兄了！”

沧海老人大笑道：“江兄客气了，以你我，以及我同令兄苦行大师的交情来说，这些全是应该的！”

赤风在旁道：“南兄可知当今天下武功最高的是谁？”

沧海老人心中一阵紧张，他心中一直暗自认为天下第一非他莫属，铁仙和列缺客他不识一面，轻功若能天下第一，即可列为不败之地，亦可说是天下第一了。

他侧脸向赤风望去，面上挤出勉强的笑容，向赤风问道：“徐兄以为是谁？铁仙还是列缺客？”

赤风知他已中计，心中暗喜，笑了笑道：“南兄说错了，既不是铁仙，也不是列缺客！”

沧海老人心中又是一阵紧张，不知赤风要说的是谁？是苦行大师吗？不会的，苦行大师的武功虽从来不露于人前，但他武功不会是天下第一，下来是雪影掠波，但在他心中江百生是靠苦行大师才成名的，剩下的就该是他了。

沧海老人不由追问道：“那徐兄认为谁的武功可以天下无敌呢？”

江百生在旁大笑道：“天下奇人异士我们不知的恐怕还多，哪能就凭自己区区之见去断定！”

沧海老人见江百生如此说，心中不禁微微不快，他以为江百生自知无法获得天下第一的名声，而故意如此说来抑制他的名声。

他转头向江百生问道：“江兄还知道有什么奇人异士吗？”

江百生笑道：“当今天下谁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一，百年前铁仙挟技欺中原，但无名僧百年以来都居住在死亡边缘中，比起来无名僧可说尚高铁仙一筹，但这事我也才知道，若无人知此事，谁能断定无名僧尚存！这样说难道不可能尚其他的奇人吗？”

沧海老人心中微惊，向江百生问道：“江兄怎么知道无名僧在死亡边缘中百年未死？”

江百生头道：“不久以前白剑翎进去的时候遇到了无名僧！”

沧海老人惊异的望着白剑翎，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事，白剑翎居然敢入死亡边缘，而且活着出来，但听江百生的口气，和南紫珠说连赤风都已不是白剑翎的对手，心中不由有些疑惑。

赤风在旁大笑道：“我想恐怕并不如此简单，无名僧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出死亡边缘，去魔岛找铁仙去。”

白剑翎心中暗自思索着，他已发觉赤风在旁挑拨沧海老人和自己这边人的情感，沧海老人如此骄傲，如果让赤风再挑拨下去，不知后果如何！

沧海老人转头向他望来，他微微一笑道：“江老伯讲的是实话，他因被赤灵蛇所伤，所以被困火谷百年！”

沧海老人心中一怯，一阵失望，他连死亡边缘都不敢进去，而无名僧却在其中一呆百年，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无异的，天下第一的名头是轮不到他了。

赤风在旁道：“这就算是真的，但无名僧已出不来了，如今就我们所知道的，谁的武功天下第一呢？”

沧海老人傲心又起，心道：无名僧虽可在死亡边缘一呆百年，但他毕竟出不来，那有什么用！

他扭头注视着赤风，向他问道：“徐兄以为是谁呢？”

赤风仰头大笑了一阵，扭头向白剑翎望去。

沧海老人也向白剑翎望去，心想总不会是他吧！

赤风缓缓道：“天下武林中，名头能盖过三奇四魔，不畏铁仙列缺客的，只有白剑翎！”

沧海老人心中好不高兴，名头盖过三奇？白剑翎不过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凭他！他够资格吗？

他想着不由形于脸色，大笑道：“徐兄不要开玩笑，白剑翎的武功我见过，除了一套不全的奇正十三剑外，其余了了，还不是令郎的对手！”

赤风冷笑道：“南兄！我这是实话，难道白剑翎不比你强吗？”

沧海老人闻言一阵怒火攻心，他瞥了白剑翎一眼，似他不屑与白剑翎一斗，他也冷笑道：“凭他？只能斗斗你们罢了！”

赤风一听，一阵怒火上升，想不到沧海老人如此瞧他不起，再转念，心中不由微喜，这分明是沧海老人将气发泄到他身上来了，他淡淡一笑道：“南兄一人之言不能移众人之意，我赤风自知不敌他，即使武功比南兄高出一倍也不是他的对手！”

沧海老人转身凝视着白剑翎，一步步向他走去。

江百生在一旁对赤风和沧海老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他虽然

对沧海老人也不满，但沧海老人也算是正派中人，此时此地和他失和更是不智。

他大笑道：“南兄今日此来是旁观呢？还是要见识见识天下无双的风花雪月阵呢？”

沧海老人最讨厌别人天下无敌，闻言止住脚步道：“小弟先旁观，如江兄不能破，小弟也必要见识见识天下无敌的风花雪月阵！”

赤风心中暗怒，他也大笑道：“南兄岂不闻白剑翎自称紫弓紫剑技压武林吗？”

江百生闻言怒叱道：“赤风，你别挑拨离间！”

赤风冷冷一笑道：“江百生，你以雪影掠波的绝技难道怕他的沧海一粟武功吗？”

沧海老人心中暗惊，心中才想，不要真上了赤风的当！

江百生闻言，不由道：“赤风……。”

赤风察言观色，不等江百生再说，他转头向沧海老人道：“如果江百生施出九向九背的绝招，配合雪影掠波的身法，自上向下向南兄攻去，南兄该怎么办？”

沧海老人心中不服，大笑道：“我施出沧海一粟的身法，徐兄以为我可以脱开吗？”

赤风冷笑道：“脱不了！”

沧海老人双眉微扬。

赤风闭目道：“南兄不信，可以一试！”

沧海老人扭头向江百生望去。

江百生心中不满沧海老人的傲气，淡然道：“赤风，你们开始你们的风花雪月阵吧！”

赤风闭目不理。

沧海老人心中愤然，认为江百生看不起他，他哼了一声，向江百生问道：“江兄，如果象徐兄说的那样，江兄以雪影掠波配合着九向九背的剑招，我以沧海一粟的身法，江兄以为我能避过吗？”

江百生淡淡道：“在下不知！”

沧海老人见江百生如此，心中愈怒，以为江百生看不起他，他冷笑道：“江兄愿意一试吗？”

江百生心中好不高兴，心想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来找这种麻烦。

他望向沧海老人道：“南兄一定要试，不妨在小弟破了风花雪月阵之后！”

赤风睁眼大笑道：“即使能破，又焉能有十足的功力？”

沧海老人闻言道：“此事不须多时，就请江兄一试！”

江百生怒气上冲，心道：好吧！反正我今天也并不想要你来帮忙，先杀杀你的威风，以免如此骄傲。

他冷笑道：“南兄一定如此逼迫，小弟就只有一过了！”说完向阵外走去。

白剑翎向前走出道：“两位前辈一定要比，何不改日，何必一定今天！”

沧海老人道：“这里的事情你们做小辈的不要管！”

白剑翎心知他心中对自己有介蒂，不好再说，只有黯然退下。

赤风冷笑道：“如果白剑翎以天下第一的身份来管，南兄听也不听。”

沧海老人怒哼一声道：“他敢？”

白剑翎向赤风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挑拨是非呢？这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赤风大笑道：“你是以天下第一的资格发话吗？”

沧海老人怒叱道：“什么天下第一，天下第一的名也能轮到他？”

赤风大笑道：“白剑翎虚怀若谷，南兄说这话未免有失于公允，或许其中不免有妒忌的成份吧！”

沧海老人怒火早被挑起，理智全失，他怒哼了一声，向白剑翎走去，口中道：“我来讨教你这天下第一的高手！”

江百生见沧海老人如此，不由也怒道：“南天成！你自名前辈，你看你自己这样子还象一个前辈吗？不要说白剑翎并没有以天下第一自居，就是他自居天下第一又怎样？你本来就差他太远！”

白剑翎闻言心知沧海老人南天成必然大怒，并且这事已无法挽回了。

南天成闻言大笑道：“我南天成不把他当晚辈，今日来领教他天下第一的武功！”说完向白剑翎逼近。

白剑翎凝立当地，心中暗思对策。

南天成大声道：“白剑翎！抽出你的紫剑，我要试试你那一套不全的奇正十三剑，看你凭什么居天下第一？”

白剑翎吸了口气，沉声道：“我白剑翎自知武功不如，前辈不要受赤风的蛊惑！”

江百生在旁道：“剑翎，何必让他，这种人你挫挫他的傲气对他无损，对你有益，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南天成大笑道：“对了，快抽出你的剑！”

白剑翎叹了口气，心想江百生的话也对，南天成傲气逼人，让他知道一下也是好的，只怕他从此走入魔道。

他抬眼望了望青天，向沧海老人道：“今日如果我白剑翎败落愿意自刎，但前辈败落必须回百花洲面壁，至能安入迷迷幻洞才得再现武林！”

南天成听白剑翎口气如此大，他哼了一声道：“我如败落也一定自刎！”

白剑翎淡淡一笑道：“不必如此，我说的前辈如肯俯允我们就比试一场，否则作罢！”

南天成道：“好！全依你！”

白剑翎微微一笑道：“谢谢前辈了！”

南天成哼了一声道：“少罗嗦，抽剑！”

白剑翎沉默了一会，自身旁将紫剑缓缓抽出。

南天成冷笑道：“我先让你二十招，你先进招吧！”

白剑翎一言不发，长剑自下举起，缓缓出剑，向沧海老人眉心点去。

南天成施出沧海一粟的轻身法，身形起处有如一团云雾托住，向后退去。

白剑翎天门既开，无异陆地神仙，南天成向后退去，他身形也贴地飞起，直追了上去。

南天成嘴角微撇，想逗逗白剑翎，让场中人可知道他沧海一粟

的轻功身法可无敌于天下。

他身形飞起，面上现出轻蔑的笑容，双目注视着白剑翎，向后退去。

白剑翎长剑递出，正逼在南天成眉心前一寸处。

南天成不屑的哼了一声，他心中也想只留一寸，决不让白剑翎的长剑再向前递出半寸。

两人僵持着，速度都一样，一退一进，向前飞掠而去。

南天成心中微怒，见白剑翎如此从容不迫，好似他是被白剑翎所迫，便施出了全身功力向后疾飞。

白剑翎的剑尖仍然只离南天成眉心一寸。南天成现在才吃惊不已。

沧海一粟这种轻功身法高在身形闪动之际丝毫不带风声，但却不如雪影掠波那种惊鸿一瞥之态，但它能丝毫不费力的施出，渡沧海如一粟，但以南天成的功力比江百生都还要稍差，自然不及白剑翎。

眨眼，二人就飞绕了赤风岛一周，南天成恼怒交加，一矮身反手出剑，反向白剑翎攻去。

白剑翎收剑退回。

南天成大怒，挥剑直攻，白剑翎长剑微翻，南天成每一招都被他封回。

眨眨眼百招已过，白剑翎一抬头，双眼注视着南天成，南天成愈攻愈快，几乎已看不见他的身影。

白剑翎长剑翻动着，突然手长剑一翻，向外划出，嗡——的一声巨响，一道耀目的弧光出现在空中，紫光万道，如长虹一般。

南天成一剑攻出，剑尖一触弧光，劲力全失，跟着又被弹回，震得他心中隐隐发痛。

他瞠目缓缓向后退去，双目惊视着白剑翎。

白剑翎缓缓收回长剑。

南天成呆了一会，沮丧的低下头，他自知再斗下去也是枉然，他忽然觉得他自己以前是多么愚蠢，以他的武功，居然妄想成为天下第一，太不自量了。

他抬头望着天空，老泪自颊旁流下。

南紫珠见了一咬牙，一挥手，百花镖飞出，如飞蝗一般的向白剑翎射去。

白剑翎只双手一合一分，百花镖在半空中被他一震，微微一顿，全数落下，化为飞灰。

南天成呆呆的看着，叹了口气，回头就去，

白剑翎追了上去向南天成说道：“前辈且慢！”

南天成回首道：“我要回去面壁去了，难道还有什么事吗？”

白剑翎沉默了一会道：“酒会使人乱神，色会使人丧志，财会使人忘本，气会使人伤身！”

南天成叹了口气，好似有所领悟，沉思了一会，向白剑翎道：“我们有缘再见了！”说完向前奔去，南紫珠也跟着奔去。

众人目送南天成父女转过山角，消失在视界之中。

赤风等四人心中暗惊，想不到白剑翎功力如此高强，沧海老人南天成竟如此容易就服输了。

江百生返身走向原地，江百生见白剑翎武功如此高强，不由喜形于色。

赤风向江百生道：“江百生，快进阵中吧！”

江百生知道白剑翎在旁定无危险，他大笑了一阵，昂首步入阵中。

赤风向寒雪道：“老三！你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寒雪笑道：“我们兄弟四人也有多年未聚了！”

冷月望了望天空道：“月亮快要出来了！”

白剑翎皱了皱眉，明明旭日在空，冷月却说月亮快将升上来了，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银花道：“大哥！你这赤风岛水火相济，你住在这儿正合适！”

赤风大笑道：“二弟！哪如你住在银雪峡好。”

寒雪也大笑，四人一起大笑，江百生心中微惊，心道，你们四人居然对我先来这一套了，故也收敛心神，鼻中怒哼了一声。

风寒雪月四人大笑着，一起抽出四柄折扇，红绿黑白四种颜色，折扇张开，映着日光，闪烁着四种不同的光芒。

江百生锵——的一声，撤下了长剑，凝视着四人。

四人在一声之中，四柄折扇齐挥，四股气劲发出，向江百生攻去。

江百生长剑翻动，一开一闭，封住四人攻势。

四人笑声不绝，人影闪动，红绿黑白四种不同颜色的气劲如潮水一般涌上，向江百生攻去。

江百生只觉得四外忽冷笑热，压力绝大，他施出全身功力挡着，冷汗自他额上流下。

风寒雪月四人愈攻愈快，笑声频起，江百生只见四外被一层紫红色围住，风花雪月四人手执折扇在其中大笑着，面上露出轻蔑的表情。

他心中怒火升起，左手食指伸出，施出一指禅的功夫，向四人攻去。

四人形象在紫红色的气浪中飘浮着，忽沉忽起，江百生每一指都被四人躲过，四外压力也愈来愈大。

白剑翎在外看得清清楚楚，风花雪月四人并没有移动身形，反而闭目静坐，只有将右手折扇缓缓挥出，而江百生在其中左冲右突，左手食指向外乱点，好似已入幻境。

江玉羽心中大急，向白剑翎道：“你快去救我爹吧！”

白剑翎沉思了一会，凝视着风花雪月阵，他心中正在盘算着如何破阵。

江百生在阵中愈打愈急，双手互出，向四外频频攻出。

白剑翎一手自地面上拾起两颗石子，一先一后，向阵内弹去。

前面一块石子才到江百生耳边，后面那一块石子后发先至，两块石子互撞，啪——的一声，江百生乍闻暴声，心中一惊，清醒了不少。

他剑式出疾转缓，一剑将四人劲力封回。

风花雪月四人又开始大笑，这次身形才真正移动，赤风身形缓缓升起，和冷月互换了一个位置。

江百生长剑忽翻，施出“九向九背”的绝招，长剑连闪，向风寒雪月阵反攻。

赤风大笑着，想再度将江百生引入幻境，但江百生本也不是易与之辈，开始时心中没有准备才被引入幻境，此时哪会再上当。

他慢慢的只守不攻，偶尔出一招，必将四人招式封回。

赤风微急，赤扇频翻，四人全力攻出，向江百生攻去。江百生顿时支持不住，被困在阵中，欲去不能，只有拼力抵挡。

白剑翎在阵外看着，此时他心中已有破阵之道，但总归是让江百生一人破好一些，但江百生即将败落，此时再不出手也不行了。

他向江玉羽微微一笑，身形闪电似的穿入阵中，风寒雪月四人一起大惊，白剑翎居然如此容易就入阵，四人施出全力，四道劲气如闪电似的围着二人飞绕。

白剑翎和江百生二人立身阵中，江百生只觉得身外忽冷忽热变的莫测，白剑翎却好似无觉，雷音神功缓缓发出，四人劲气被逼向外退去。

江百生缓了口气，缓缓收回长剑。

白剑翎朗声道：“我要如何才算破了你们的风花雪月阵？”

赤风一声道：“把我们四人杀了！”

白剑翎沉思了一会，江百生道：“剑翎，你就让他们受点伤，让他们知道知道！”

四人猛攻，白剑翎也觉得自己被震起，向江百生道：“老伯，我想将他们四人兵器毁去，你看可好？”

江百生皱了皱眉道：“他们四人的兵器全是千年古玉制成，要毁去不太简单！”

白剑翎沉思了一会，双掌微起，一股劲力将四人身形向后逼去，跟着长啸一声，身形疾飞而起。

四人一退，见白剑翎身形飞起，一起出扇向白剑翎攻去。

白剑翎“乾龙御天”之形，身体在半空中飞起，忽下，向四人攻去。

四人一起回扇，向白剑翎攻去。

白剑翎右手挥出，闪电似的在四人每人右手脉门上敲了一下，四人折扇齐落。

白剑翎回身与江百生并肩而立。

风寒雪月四人呆立当地，想不到自己四人的风寒雪月阵又如此容易被白剑翎击破。

赤风向三人一望，俯身拾起折扇，他右手脉门还是感到一阵酸麻。

四人都拾起了折扇，江百生道：“赤风你们已经落败了！”

赤风双眼向三人一掠，哼了一声，四人一起将手中折扇扔出，向江百生和白剑翎二人射去。

跟着四人一起向江玉羽、石小青及甘铁心三人扑去。

甘铁心大惊，含怒施出连环七掌，向四人反攻过去。

赤风一马当先，右手轻拂便想冲过，但乍接之下，竟被震退了一步。

他心中大怒，想不到连甘铁心都比不上了，他右掌挥出，和甘铁心掌式一接，这次他才真正用上力，甘铁心被震退了一步。

银花、寒雪、冷笑三人已至，四人一起出掌向甘铁心击去。

白剑翎四人折扇飞来，他双手挥出，将折扇打飞，跟着身形闪电一般的截住四人。

四人一起出掌向白剑翎攻去。

江百生见赤风居然如此无耻，心中大怒，反手抽出长剑，身形飞起，以“九向九背”的绝招向赤风背心刺去。

赤风掌势已出，身后江百生又攻来，只有身形贴地滚出。

江百生施出雪影掠波的轻功身法，身形掠地而过，长剑向赤风攻去。

赤风身形才停，江百生已追到了，长剑又向他右臂斩去。

赤风大惊，危急之中，只有侧身躲去，血影闪处，赤风右手四指被江百生齐根斩下。

赤风大叫一声，江百生身形退后，冷冷的望着他。

赤风站起身来，向江百生沉声道：“今日我兄弟四人自甘败落，但此仇必报，江百生你等着好了！”

江百生昂首大笑道：“我江百生等着你！”

赤风哼了一声道：“你可知道当年瀚海一怪的遗物吗？”

江百生大笑道：“瀚海一怪的遗物早就不知去向了，焉能被你

找到!”

赤风冷冷一笑道：“我兄弟如果找到了他的遗物那时候你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江百生大笑道：“不用说你们找到了也不见得如此，何况你根本就找不到!”

赤风哼一声道：“好！我找到时再说!”说完向银花寒雪冷月三人道：“我们走!”

眨眨眼四人就已消失。

江百生向白剑翎望去，见他都是一脸茫然的样子，就道：“瀚海一怪是谁我也不知道，但听说他是百余年前的天下第一高手，武功在武林中连无名僧都接不下他三招，但为人桀骜不驯，正邪两派都畏如蛇蝎，最后被正邪两派的百余名奇人将他击成重伤，逃入戈壁!”

白剑翎微惊！他知于公明也在新疆，不知是不是为了这个!

江百生又道：“这瀚海一怪武功虽天下无敌，但也是凭了一件至宝倪衣，不但不畏刀剑，连内功都无法将他震伤，当时是用了另一件天下至宝雷心钻，才击伤他，两件宝物都被他一人带入戈壁，所以很多人都想去找，但有谁能找到呢?”

说着大笑道：“赤凤自然也知，我想他也不敢去！戈壁是什么事方，他哪敢去!”

白剑翎微笑道：“老伯！那我们现在先去魔岛呢，还是先去星宿海?”

江百生沉思一会道：“苦行大师一定是被困在魔岛，铁仙这样做我想是他想找你，他虽不出江湖，但消息却知道得比我们都快，如果他要除苦行大师早就可以动手，不必等到今天!”

白剑翎回道：“老伯的意思是先去星宿海吗?”

江百生摇头道：“不，苦行大师努力培植你，准备对付铁仙，早已犯了他的大忌，如果你就去一趟或许尚无大事，你不去他就可能要杀苦行大师!”

白剑翎沉思了一会，江百生叹口气道：“铁仙为人冷傲，目前我想他对你认为是不屑一斗，去一趟没什么关系！就是魔岛内我也

不知!”

甘铁心大笑道：“不用再讨论了，我甘铁心就再陪你们去魔岛走一趟，快走吧!”

五个人上了船，小船又向前出发。

水行三日，白剑翎站立在船头，远远看见前面呈现了一座小岛，岛上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笼罩着小岛，看上去真是美丽已极。

小船驶近，水面上也泛起各种不同的颜色。

江玉羽和石小青并坐在船边缘用手拨弄着海水。

小船顺着风势靠向岸边，一上岸，面前呈现出一座巨大的瀑布，有三十丈宽，水声轰隆落下，溅起了无数的水珠，白剑翎一笑，这才知道五颜六色是从那里来的。

五人凝立了一会，向前走去，前面一棵大树上钉了一张纸，上道：“饶尔等一死，尔等上岸之时必观看瀑布，彼时我将尔等足下之炸药引燃，除死之外别无他途!”

江百生暗暗心惊，回头望去，不知刚才五人所立之处是否有炸药，如果真象字条上所说，那五人岂不是早被人监视着了吗?

他扭头向四外望去，四外查无人迹。

白剑翎淡淡一笑，心想这铁仙也是打的好算盘，他竟能如此，自己也不能不加提防，但他如此，好似对自己五人看不起，这也正好。

五人又向前走去，一阵微风吹来，树枝摇晃着，其中好似白影一闪。

五人又停住脚步，身后一阵啸声，白剑翎反手一夹，一支响箭被他夹住，二指一夹，觉得劲力奇大无比，几乎被那只箭脱手而去。

箭尾上挂住一张白纸，上面写道：“再饶尔等一命!以这种箭我连发十箭有谁逃得出手?”

江百生接了过去，看完了眉毛微扬道：“铁仙名头虽大，但是只暗算别人，不敢出来!”

林中毫无反应，五人只有再向前走。